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士贇曰〕詩大序曰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文王之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記王制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士贇曰〕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詩野有蔓草鄭國風

也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題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燕趙齊號爲七雄後悉爲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王贊曰]楊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之正聲嵇叔夜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楊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王贊曰]楊馬者司馬相如楊雄也楊雄傳雄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爲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云頹波者莊子注波流頹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渺渺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畔岸也**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王贊曰]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若子千轉萬變而不竊比仲尼憲章文武**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王贊曰]文



選有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鄴中七子之詩劉公幹詩按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士贇曰〕文中子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眞有鑒裁

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士贇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文中子關子明曰文質遞用世運相乘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士贇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龍與可觀張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兮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秋天曰旻天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士贇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

賡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紛婞哉**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楊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摛章繪句競爲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薾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贇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軻孫卿體王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絶筆於獲麟之一

句有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
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
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
有唐詩人之
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
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册爲惠妃欲
止之太白詩意以屬乎此淮南子
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月以況
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
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
官書曰月薄蝕注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
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

往追之為薄虧毀為飩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注曰
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娀之佚女曹植詩迎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蝃蝀淫氣也毛詩蝃蝀在東莫之敢
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示之蝃蝀入乎
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
於西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蝃
蝀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苻堅幸慕容垂
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
白日即此意[士贇曰]毛詩云蝃蝀在東註蝃蝀虹也
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蝃蝀也俗名為美人晉
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和元年
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年虹
蜺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易明入地中
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

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爲長門
賦以感悟漢武后得復幸皇后謫在長門則君心爲
忿怒讒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士贇曰]楚辭風
颯颯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
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桂蠹**
花不實天霜下嚴威[齊賢曰]桉楚詞桂蠹不知所淹
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石崇
婢翾風詩云桂兮從有蠹天愛在蛾眉言桂味辛不
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徒花
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
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前漢兩粤傳桂蠹一器應劭曰
桂樹中蝎蟲也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
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
顚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
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爲臨淄王時

爲妃將清内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
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
肯諂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言
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illegible]
地文支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illegible]
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illegible]
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
廢爲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諲作
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
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沾衣［士贇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
裳衣蟾蜍薄太清月爲之蝕
而卒爲王后之蠹也蟾蜍入紫微
喻[illegible]既得幸而玄宗卒爲所惑
今甚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
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illegible]成女寵
古者王后事全與漢[illegible]后事[illegible]
[illegible]

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譴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以此證最爲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効也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踈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士贇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王爲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
視眈眈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絶地紀此劍一
用匡諸侯天下定矣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啟敝邑心前漢贊
雄才大畧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
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
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
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摽從約書於秦
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旣并諸侯則無人敢
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　士贇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
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括地志云函谷
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
西去長安四百餘里
路在谷中故以爲名

銘功會稽嶺騁望琅琊臺

齊賢曰史

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度並海上北至琅邪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於沙丘初始皇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文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

之草生瓊田内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齊賢曰史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士贇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

邀匿莫敢當者詩云維山崔嵬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廻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齊賢曰漢書注應劭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椁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士贇曰〕自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爲而化秦皇之所爲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爲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賈誼作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於庭〔士贇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爲九文六釆五章以奉五色注曰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士贇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鳥銜冊書集周社**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爲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士贇曰所居未得鄰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鄰接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衆侯生盧生徐市輩能見幾而作如鳳高翔遠舉卒遠阬戮之害**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眞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黄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藥物秘海嶽採鉛青**

溪濵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産而不輕以畀人奉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梁書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黄金硃砂雌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輕體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荆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眞羽駕滅去影飈車絶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駕鶴飈車言御風載雲士贇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晋也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緱氏山頭乘白鶴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此用其事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乘書曰景滅跡絶仙傳西王母所居宫闕在龜山崑崙之圃閬風之苑左帶瑶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

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齊賢曰〕抱
朴子曰考夂視之方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丹液
之願既不獲申則攬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
首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士贇曰〕選古詩齊
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桃李
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齊賢曰〕鮑
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楚辭
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
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
之神人曰我是也〔士贇曰〕阮嗣宗詩夭夭桃李花灼
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
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
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
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
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聞

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
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
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
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
以懲後益謫發徙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録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峯之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士贇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廻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山樹鬱蒼蒼選古詩仰觀衆星列陶潛詩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中有緑髮翁披

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士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士贇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爲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照詩沉吟不語若有忘左思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我來逢眞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愼註淮南子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氏曰三軍露齒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逸老余呼爲謫仙人蓋實録耳淮南子若士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贇曰)莊子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霓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爲勾漏令就求丹砂士贇曰詩云瞻望不及涕泣如雨爾雅春爲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子其內熱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之上者丹砂陶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録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詩非泛然之作盖亦一時紀實之辭也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安仁詩徒懷越鳥志眷戀巢南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士贇曰董仲舒策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兮雪夏零士贇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陘關西陘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多被鷹捉而食鴈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其中鷹見鴈銜蘆即畏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

蟣蝨生虎鶻心魂逐旌旆（齊賢曰）嚴安曰介胄生蟣蝨鶻勇雄其鬭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注旌首曰旆因章曰旃周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通帛爲旃雜帛爲物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

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召拜廣爲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

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士贇曰〕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爲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淩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闓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分化江淹詩曰暮碧雲合〔士贇曰〕抱朴子曰

行則逍遥太淸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
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
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
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
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賛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淸乘光適性保氣延
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絶影清泠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囘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齊賢曰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玉童仙人侍從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嘗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莊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黄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士贇曰選甘泉賦

天聲起兮勇士厲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眞內經天眞所寶亦謂之大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顚倒五星乂視有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詩體恐是贈荅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温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自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

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齊賢曰魏楊修荅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賛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
都人博覧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
賦除爲郎給事黄門文從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内而不
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王莽時劉
歆甄豊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
其源以神前事而豊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豊父
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
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雄
以病免復召爲大夫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
嗤于賛曰子雲自以自况也此時戚里驕縱踰制動
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
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昔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士贇曰]莊子聖人達綢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乃知蓬萊水復作淸淺流[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爲侯今焉爲圃任緣而已

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贇曰〕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三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況又何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畧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

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
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
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無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以爲帝過
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
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
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
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
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覩秦稱
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王纘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曰蜚英聲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

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

音和[士贇曰]太白平生豪邁邈視權臣浮雲富貴此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爲人也

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離騷云指西海以爲期王逸注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追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贇曰]禹貢導河入於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左太

沖詩白日巳酉傾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贇曰）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超步太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選古詩廻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齊賢曰）毛詩何彼襛矣華

孤直不能如夭桃豔李姚冶媚人也王[illegible]

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

卿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

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昭

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

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

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車駕即日幸其舘光爲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

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

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

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士贇曰〕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漢輝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齊賢曰〕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灑蘭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士贇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齊賢曰〕鮑明遠詩君平獨

貢龔鮑傳序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
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閲數人得
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
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
日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
可得詘強以爲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士贇曰〕此兩句意出
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
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
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
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

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鳴

〔齊賢曰〕騶虞白質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
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王
篇鸑鷟鳳之屬說文鸑鷟神鳥也周興鸑鷟鳴于
岐山〔士贇曰〕此乃喩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

安

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齊賢

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楮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楮機石爲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

淵幽微此詩雖詠史詩其自負之
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

（齊賢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鴈門關玉關陽關之類諸
胡出入之門史記漠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毛詩何
草不黃（士贇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
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莊子終
古不忒按木落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落
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說文漠
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
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漠杜佑通
典大漠國在鞠國北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
杜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霜云上林賦崔嵬嵯峨服虔注漢書榛木叢生也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士贇曰〕唐初以葛羅祿熾俟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隸北庭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王玄宗也玄宗承國家富庶後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爲患左傳褰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卑者所鼓司馬五鼓稚而上之主執路鼓鼓之尤大者稚而下之旅師執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爲殺僇之氣矣〔士贇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衆君子聽鼓鼙之聲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

萬人哀哀淚如雨〔齊賢曰〕[illegible]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
六萬討閤羅鳳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後還
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
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天下冤
之則三十六萬當爲二十六萬〔士贇曰〕禮記仲秋之
川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蔡琰胡笳十八拍云聞是且
漢家天子兮布陽和詩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
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齊賢
曰〕毛詩孝子行役論語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史
記婁敬齊人戍隴西戍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無復漢
地關山月古有度關山曲〔士贇曰〕毛詩嗟予子行役
夙夜無已顏延年詩嗟予怨行役蔡琰胡笳十八拍
云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齊賢曰〕盧子諒詩李牧鎮
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大卒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七哀詩盜賊如豺虎今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張虔陀爲雲南太守可以戢豺虎哉（士贇曰）此詩專指非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高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而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粮食積擂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盖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漢張
耳陳餘叙傳據國
爭權還爲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
破燕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
在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
士謂之黃金之臺王隱晉書曰段匹磾石勒進屯故
安縣攻燕燕太子丹金臺上二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
謀伐齊齊敗湣王出亡〔士贇曰〕鮑照詩將起黃
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奈何

青雲士棄我如塵埃〔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贇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曰視之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齊賢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于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士贇曰〕史平原君傳李同曰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崧河内人家貧為郎常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聯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齊賢曰〕鶴一作鵠楚辭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

遠別千里顧徘徊（士贇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
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
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
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
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
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吳王以歐冶
子所作劍五一純鈞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
示秦薛燭燭善相劍見純鈞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
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
水溢於塘列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
莫邪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

其雄王怒殺莫邪殺之（士贇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秋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書之事而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見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者不載出處詳味以是越絕書語句復爾乖訛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抑不祖越絕而它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有之因詳録全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

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已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群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疋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

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鑂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持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

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郎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盧湛詩緬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倘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録之

其十七

亦有金華山記漢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
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
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
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
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
所在願道君爲言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
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卽隨道士
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
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
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
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
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
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
平其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
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
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平改字
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
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士贇曰]劉向

列仙嘯父傳贊曰丹火翼輝紫煙成盖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

士贇曰史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

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崐山採瓊蘂可以鍊精魄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繁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崐山崐崘山也西京賦屑瓊蘂以朝餐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蘂江淹詩隱淪駐精魄士贇曰選古詩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崐崘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蘂以爲粮淮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之意而已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爲銷恨花任昉以萱草花爲療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揺蕩感物傷情腸爲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沖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度以法牽牛卽今所謂天津橋也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齊賢曰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此素新人不如故士贇曰江揔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毛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

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輝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齊賢曰選詩春色滿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行天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士贇曰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詠史詩鞍馬光照地

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齊賢曰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本處懷舊賦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五鼎周禮珍用八物士贇曰選古樂府入門各自媚蜀都賦日吉辰良買酒高堂家語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鐘列鼎而食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南

謳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崔豹古今注鴛鴦雌雄未嘗相離〔士贇曰〕任彥升表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呂延翰注曰趙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宋禮樂志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齊賢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此〔士贇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卿詩三載爲千秋

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眞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

恨賦 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此詩之作其有所諷歟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閱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手王逸注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

工文上與[illegible]

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贇曰】爾雅華山爲西嶽尚書西巡狩至於西岳注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牵牛星集仙録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階級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緑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内有玉石馬一疋焉淮南子臺簡以游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士贇曰】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贇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

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世之華山尋之到其嶺絶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有數仙人執節立其後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齊賢曰）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太白爲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下已而祿山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眞能全身遠害矣

俯視洛陽川（士贇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士贇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蓋登泰華山而望之則俯視洛陽矣戰國策

府濁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衢李善曰豺狼以喻小人也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洛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爲齊州爾雅荷芙蕖郭璞曰別名芙蓉〔士贇曰〕按桑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酈道元注曰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士贇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其事以伸已意也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宰竇子明經曰倒景烈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士贇曰〕陶潛賦曰含言笑而不分淮南子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漢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遊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

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因

〔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士贇曰〕陸機詩親友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

〔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力愛春華〔士贇曰〕尚書勖哉[illegible]

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絶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顔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齊賢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贇曰〕顔延年詩首路蹈險艱鮑照詩紅顔難長時易戢又紅顔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而銜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闉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詩遊子何時還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士贇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唯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毋貽白

首嘆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舄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注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江淹詩太谷晦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決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此詩恐與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

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入雲漢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齊賢曰）張負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寡婦賦撫衾裯而歎息（士贇曰）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爲之吞聲嘆息也與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毛萇詩傳咽憂不能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嘯賦奏胡馬之長嘶向寒風乎北朔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士贇曰]隴頭水事見一卷注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依北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山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又曰感物多思情賈逵曰緬思貌[士贇曰]曹植詩感物傷我懷陶潛詩曰緬然睇曾丘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

贇曰沈休文詩寧憶春蠶起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曰嫋嫋風吹木動貌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

急歸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王逸楚辭注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士贇曰曹植與吳質書曰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孔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江淹別賦去復去兮長河湄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也其亦感物興悲觸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䏂節悲年促郭泰機詩天寒知運速士贇曰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注云漙漙然盛多貌漙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苦海內忽如鳥過目又蕩滌於邪志何為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士贇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音步郎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

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
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
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
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
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
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
祖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
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三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
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爲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
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
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
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
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
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羲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秦旣爲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士贇曰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鬬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鬬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蔭四術鼻息鼾鼻也劉劭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

昌生七歲趫捷過人[illegible]
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
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
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
戚公主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
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
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
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
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中
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即日爲
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
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
奉屍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
三月衣鬬雞服會玄宗于温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
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
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
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
輓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酺或酺于洛元會

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
從昌冠鶡翠金華冠錦紬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敘
立于廣場顧盻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
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
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
劒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意索氣沮已逡巡不
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爲此等而作
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日月不高其輝不赫曹植七
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怵惕惟厲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
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
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士贇曰逸士傳巢父
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
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
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
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

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爲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爲跖行而太白輩之爲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歟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梟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澆薄也梟與澆同王逸注楚辭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離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贇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澆風上泒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古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陸士衡詩熱

不息惡木陰

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物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贇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大運顏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䰟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此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此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

道致世之[illegible]

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汩汩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黄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

齊賢曰搴芙蓉兮木末王逸注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蕖蓮荷實杜預注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潯景福殿賦朝日耀而增鮮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鮮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

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

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齊賢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艷陸士衡樂府秀色若可湌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贇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顔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齊賢曰)古詩結根大山阿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邉(士贇曰)陸機詩結根奥且堅孟子得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絶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羅敷艷歌秀色若可湌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士贇曰)古詩西北

子曰魏闕之高門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

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齊賢】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亦此意【士贇】曰莊子眉目麗色之好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纖手

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士贇】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

嘆而有餘悲也邪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士贇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士贇曰）張景陽詩秋草含綠滋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草記哀公問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齊賢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易過草綠俄白日晝俄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矣劉備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士贇曰）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

餘全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子曰我脩身千二

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逹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
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
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賔至駕輕鴻〔王賓曰〕神仙
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
武帝内傳曰王毋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麟郭璞遊
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人暫歩忽老光景易流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然
不若仙化之爲高也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齊賢曰〕三代之末分爲戰
國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爲
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班固賔戲
七雄虓闞分裂諸夏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兼六國外
攘四夷死人如亂麻〔王賓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
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王

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也之音怨以怒又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芒繁亂澤巧僞紛拏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戒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士贇曰］淮南子夫至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輿乘紫霞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興聖皇帝聖賢共淪沒臨歧胡咄嗟［齊賢曰］

九泉之下長夜冥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之體
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士贇曰〕此詩其作於安史
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
高飛遠舉者耶
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季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爲一身之損益惟名利是趨〔士贇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庾元規表曰沐浴玄風梁昭明太子文選敘曰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子曰道喪世矣江淹詩遊子無時還

擾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因之得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結客行云升高臨四關〔士贇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馬援傳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蓬萊山見其上注〔士贇曰〕三輔黃圖金馬門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司馬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此言人但知人間之富貴而不知海外之仙景也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士贇曰〕左思詩白首不見招西京賦似不任乎羅綺

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齊賢曰〕抱朴子云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銀液經晉太康元年爲醋淥酒于大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耀青娥方言秦晉閒美貌謂之娥〔士贇曰〕陶潛

大儒揮金椎

琢之詩禮階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士贊曰此詩太白感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汩沒于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道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注云服虔曰鎬池君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秦之將亂乃相

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捕漁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辭去既去得其船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士贊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之道也太白亦深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迫纏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惟憂而有羨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兩句是暗指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皞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杜預注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日月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爲下弦**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齊賢曰〕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遇物難可歇杜預注左傳歇盡也〔士贇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運詩慼慼感物歎謝惠連詩念雖情未**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齊賢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士贇曰〕謝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寒悲風生夜久衆**

何殊景逼殿試易大運之敎矣

星没風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齊賢曰]謝靈運詩惻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愁心[士贇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劉琨詩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送苦言鮑照詩蹉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盖天道一歲之運猶人生一世之期也特至于秋歲功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名聲不昭能不感此而興悲耶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渫七十川以利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趨於海木玄虛海賦魚則橫海

之鯨突杌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踖吹澇則百川別憑流(士贇曰)此詩首尾莊子事詳見一卷大鵬賦注

陵隨海運燀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齊賢曰)王仲宣詩鸋鴒摩天遊(士贇曰)左傳馮陵我城郭莊子曰鷙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黄鵠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漢制計戶點兵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有事則命中都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發齊遼東開西南夷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illegible]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郡國兵（[illegible]贊曰）漢書[illegible]

下兵于虚賦奔星注顔師古曰流星也晉書志曰流星天使也古詩四十專城居

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齊賢曰）晉載記云苻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衆雞夜鳴（士贇曰）史歷書曰戰國並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曹植詩邊城多警急莊子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此言一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齊賢曰）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北注云東垣七西垣七主大帝之坐書三公燮理陰陽故漢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免三公北斗第一星爲天樞第二星曰璿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闓陽第七星曰招搖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書曰承

淸四海[士贊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楊雄長楊賦海内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地志瀘水出牂柯郡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亭又戎州對江山下趾下臨馬湖蠻江路蠻自江水必至城下疑是渡瀘遺跡按沉黎志亮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舊巂州十程至瀘水自瀘水四程至弄棟郎姚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歸義以利啖劒南節度求台南詔爲一寢以驕大冊爲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閣羅鳳襲王鮮于仲通領劒南節度使忿少方畧故事南詔嘗與妻詣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

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
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
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因使者進
薄白崖城大敗引還羅鳳遂北臣吐蕃會楊國忠以
劒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
討之轝餽者尚不在數涉海而瘴死者相踵於道宓
敗死於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兵傾中
國驍騎二十萬天下寃之（王鑽曰）史世家孔子曰吾
何爲於此按唐史雲南卽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
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爲雲南王遣子閤羅鳳入質
後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
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
通匿其敗更敘戰功仲通着蜀郡大豪也國忠困時
頗資給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
忠等傳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

（王鑽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
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
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選詩離

家遠行遊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征戍之人憚炎方地熱路遠一去無還期長號以別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月爲之無光王僧達詩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嗚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盡而繼之以血〔士贇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楚不售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切怛以摧心兩無聲者謂父母別子之時心摧而無言可發也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齊賢曰〕左傳困獸猶鬭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奔鯨自此曝北門行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士贇曰〕尚書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

干羽干兩階七旬有苗格太白此詩蓋託雲南時從

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

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

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至十二句乃自問

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傾子去之罪也十三

句至二十二句乃自逆知當時所調之兵不堪受甲

悲號而別眞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

魚餌蘇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

南詔爲有苗而深嘆夫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

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

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蹙頞曰矉（王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南史垣崇祖傳自可拍手笑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沐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

功成無所用

楚楚且華身〔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莊子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士贇曰〕莊子云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齊賢曰〕詩大雅首於文王〔士贇曰〕班固賦序昔王澤竭而詩不作成康沒而頌声寢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寳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贇曰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也得玉璞於山中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王以爲欺謾刖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王又以爲欺刖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復欲見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寳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

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用錯尚書滿招損揚子[illegible][illegible]易曰天道虧盈而益
謙〔王績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謝靈運詩沉冥
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爲群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
柱史可以躡清芬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
爲帝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
碧水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眞人過物
色得老子〔王績曰〕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東海之東
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八合東岸大碧水既
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
仙宮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
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
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
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
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
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曰

西王母乘紫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爲士不遇知已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爲才士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而曰虧盈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其隱昒效魯連柱史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以保其身也其[illegible]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嘂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許祭酒注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士贇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士贇曰]鄒陽上書曰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士贇]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何辜限河梁鄒陽書曰日者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爲禁者乎李白傳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當塗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者書思若懸河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齊賢]曰吾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紫闥猶宮也[士贇]曰史龜策傳日月之

明晴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齊賢曰〕應德璉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士贇曰〕淮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弗度而弗察芳使芳草爲藪又欲荼薺不同畝芳蘭芷幽而獨芳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齊賢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云淚下沾衣裳〔士贇曰〕鮑昭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衿長嘆息江淹詩零淚沾衣裳太白此詩其遭高力士懷脫靴之恥摘清平樂詞之語譖諸於貴妃放黜之時所作乎前八句引興述事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日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譖之於貴妃明皇復信貴妃之言而疎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回也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者此乃太白自[illegible]怨之辭謂君子爲小人

而不傷怨而不誹汰白此詩蓋得之矣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都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楚辭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陸士衡樂府蘋以春輝蘭以秋芳士贇曰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芳蘭獨茂歎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楚辭哀衆芳之蕪穢曹植詩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色衰

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 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楚辭芳以歇而不比杜預注左氏傳歇盡也士贇曰顏延之祭屈原文曰飛霜急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士贇

曰詩云毵如清風曹植詩爲諸王發皓齒此亦比興之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謂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若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想明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齊賢曰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甯戚歌長夜漫漫何時旦（士贇曰阮籍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歸海流漫漫）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齊賢曰鮑明遠薊門行旌甲被胡霜士贇曰後漢甯陵王荊飛書云當爲秋霜注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世曹植七啓隱居）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齊賢曰楚詞及

逸注榮華喻顏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士贊曰)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士贊曰)江淹詩寒陰籠白日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蹇充屈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白日君象浮雲喻小人也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齊賢曰)楚辭葛藟纍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佞升爲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亦此意(士贊曰)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意也

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齊賢曰)陶潛有歸去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士贊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

無與樂録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蔽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喻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飡

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不貪餧

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琅玕爲實稽東詩朝食琅玕實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五臣曰雞鶩喻讒夫爭食爭祿也（士贇曰）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戢戢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朝

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之瑤圃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士贇曰）韓嬰詩外傳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見則天下安寧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大宗鳳賦云晨遊紫霧夕飲玄霜桑欽水經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形故名曰砥柱也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士贇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

鳥羨爾歸飛翼**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齊賢曰）劉公幹詩感慨以長嘆（士贇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

句□不類起句殊不知正是眼法選詩□□朝□

薊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發陽阿景落憩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濟乎西極朝馳予馬乎江皐夕濟乎西澨是也此篇自爲一首無疑

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内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水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士贇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徉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故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雲臥遊八極玉顏巳千霜

齊賢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士贇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飄飄入無

倪稽首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屈原東皇太乙云穆將愉兮上皇（士贇曰）曹植七啓曰飄飄焉嬈嬈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酌既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盃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知及余之故鄉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贇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比興觀之亦有深意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津謝玄暉詩廻瞰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謝玄暉詩喧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士贇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詩意實祖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與野人狎翫者以喻隱款之人也太白亦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齊賢曰沈休文詩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此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齊賢曰神仙傳茅君學道能使金按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士贇曰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寳玉氣來者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閒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詩云對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

其四十四

緑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齊賢曰]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郭景純詩緑蘿結高林楚辭上葳蕤而防露注盛貌魏明帝悲歌行女蘿亦有託[士贇曰]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生而枝正青蜀都賦曰敷蘂葳蕤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士贇曰]陶潛詩萬族各有託江淹詩兎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奈何夭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齊賢]

曰毛詩桃之夭夭毛萇曰夭夭少壯也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鬒髮如雲又曰素絲五紽(士贇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江淹詩庭樹發紅彩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

齊賢曰陸韓卿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古詩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士贇曰)江淹詩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此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絶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爲而作也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

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飆飄白日

海賦擘洪波指太清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士贇曰〕楊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頹陽照通津頹陽落日也日君象以比昏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

龍鳳脫罔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注馬五尺以上為駒王氏曰白駒以況潔白之賢人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縶維而留之也〔士贇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深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王粲誄曰我願假翼飄飄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張遲詩白駒刺宣王

也注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最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羅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国体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三川鄜州地理志注華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涇渭洛非此三川戰国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故曰三川此河洛之三川也（士贇曰）司馬法曰国容不入軍漢書注應劭曰三川在令河南郡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齊賢曰）尚書洪範卿士惟月庶

民惜星西者馳煙雲相連東都賦其從如雲

鬬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

齊賢曰史記蘇秦曰臨菑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蹋踘劉向別録蹴踘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蹋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士衡樂府北徵瑤臺女

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

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張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怨歌行棄捐篋笥中士贇曰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皇甫嵩傳曰指揮足以展風雲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選古詩棄捐勿復道

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夏侯湛誄執戟疲揚謝靈運詩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解嘲序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蓋執戟者侍郎之職也楊雄解嘲曰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王贊曰)此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国之久如此国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鬪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比其君鬪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揺主聽也當塗何翕忽者以喻得其蹊徑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者[illegible]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終於棄捐而不見[illegible]也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時之用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艶陽質

(齊賢曰)阮籍詩東園桃與李鮑明遠詩豔陽桃李豈無
李節(士贇曰)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佳人色但恐花不實(齊賢曰)晏子春秋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
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黄布裹棗至
海而掾其布破黄布故水赤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
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士贇曰)後漢五行志童謠
曰桂林花不實

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齊賢曰)張景陽七命龍火西頹漢書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猶云西
頹西頹則秋氣開至花實零落矣詩幽幽南山如竹
苞矣如松茂矣阮籍詩零落從此始(士贇曰)鮑照詩
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史天官書東宮
蒼龍注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
礼冬官注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流火注
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
寒暑退江淹詩曰零落在中路

詎知南山松獨立自

蕭颯［齊賢曰］七命蕭瑟虛玄潘岳詩松柏轉蕭瑟［士贇曰］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此與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人作詩皆自學問中來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齊賢曰］始皇年二十二冠而帶劍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詩王赫斯怒［士贇曰］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何晏景福殿賦張聖主之神威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齊賢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

此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㝢作橋傷萬人（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贊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

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詳見前註註左傳九扈爲農正注曰扈有九種也春扈如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扈事作鳸

〔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喻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豈曰小補之哉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士贇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緑波

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齊賢曰〕楚辭大招朱脣皓齒嫭以姱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贇曰〕陸士龍詩巧笑發皓齒江淹詩終靚紫芳心曹植詩嗤俗薄朱顏爲誰發皓齒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弟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此雖非刖其事譏載于此離騷衆女

嫉予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揚雄反騷知衆嫮

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宋南

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蛾　歸去瀟湘沚沉吟

何足悲（齊賢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萇詩箋曰

沚渚也古詩沉吟聊躑躅謝惠連詩沉吟爲

爾感（士贇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去就之

際曾無留難雖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卻哂趙王璧

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闞子曰宋之愚人

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

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士贇曰】蔡邕琴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諒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珉【士贇曰】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若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須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齊賢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比干竊嘗論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錄位豐盛社稷所寄焉者其心曉然知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遏各自靖以獻于先王微子抱祭祀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子佯狂爲奴心主於傳大法也比干強諫而死心主於紂之改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元和姓纂屈楚公族芈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群下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令張仪事楚王與懷王會原以秦

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秦因留王其子
襄王立復用讒言迁原於江南原放在草野作九章
援天引聖以自證終不見省義不可以佛徃遂赴汨
羅自沉而死盖亦比干之志也人誰不死得其死爲
難原與比干眞得死者矣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
牧許慎注夷羊上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注薋蒺藜
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
踰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嬃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嬋媛猶牽
引也補曰說文嬃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嬃取此爲
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
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此有原故
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士贇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乱
不止微子數諫不听乃與少師太師謀遂去比干曰
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
拜叔孫通爲博士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

不知也我幾不賺於虎口之類此謂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矣何所爲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兮孌兮注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眠山陰注曰婉孌存思貌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鮑照詩孤績誰復論此意謂時無彭咸可與論比干屈原之心者誰哉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蒲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乃出菉葹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原之黨死節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須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議諫之道兼盡之矣

詩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爲朱明士贇曰江淹詩青春入江皐潘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賈誼鵩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齊賢曰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贇曰曹植詩一逢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齊賢曰宋玉招魂曰光風轉蕙氾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注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士贇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況時君也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鬬晉爲六卿分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爲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一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缻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强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周制大国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師中軍上軍下軍尉并佐凡六人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日晉國其萃于三族乎昭公二十八年三卿誅公族各使其子爲大夫周定王元年左傳終定

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而晉分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諡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無須事齊莊公卒生武子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由此得衆心宗族益強魯昭公三年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爲田氏矣晏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與高昭子以荼爲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爲孺子景公它子陽生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及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爲悼公遷孺子殺之乞爲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爲成子弒悼公立子壬爲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于舒州殺之春秋書曰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是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眞得春秋之旨矣〔王贊曰漢
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
魏氏趙氏韓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强公
室卑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
中行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
盜其国殺音弑按史記齊世家畧曰初簡公即位闞
子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闞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
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行舍于公宫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
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
追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
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

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濵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国爲齊威王霸于天下太白此詩其作于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徹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乎太白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

倚劒登高臺悠悠送春目。齊賢曰宋玉曰長劒倚天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王贊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李善注高臺諭京師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劒耿介倚天之外新語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心謝玄暉詩出炙眺淒誰遠近送春目 蒼榛蔽層丘

瓊草隱深谷(齊賢曰)玉篇榛木叢也潘安仁詩荊棘成榛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注蔓茅靈草文選蔓作瓊(士贇曰)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詩云深谷爲陵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齊賢曰)嵇康詩靈鳳振羽儀戲景西海濱(士贇曰)瑞應圖鳳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齊賢曰)阮籍詩鸒斯蒿下飛毛萇詩傳鸒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鸒音預(士贇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本鸒鳩也莊子鸒鳩翱翔于蓬蒿之間注曰本作鸒音預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齊賢曰)毛詩晉國風十二篇其十一篇皆刺止無衣一篇美武公耳則晉風日頽可知此意譏晉昭公不能晉用賢才親睦九族封成師于曲沃曲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卒伐晉侯滑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于諸侯至此而

後哭其国亡特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士贇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頽風已扇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為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頽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晩乎嘗以唐史考之魏知古上疏諫睿宗為城西隆昌二公主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頽替日益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者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

(齊賢曰)齊立国于東秦立国于西東吟西音猶晉侯與楚囚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

瑟揚東謳漢楊惲曰荒淫無度[子]贊曰魏文帝詩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人心動阮籍詩僊倪趣荒淫彼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齊賢曰琴操王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年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士]贊曰東漢崔駰傳迴眸百萬一笑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齊賢曰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士]贊曰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景貴色而不貴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齊賢曰】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採求珠遂徙交趾郡界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士贇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斷曹植遊篇夜光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携越在南地故曰南隅清輝照海月

美價傾皇都【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扶席拾海月李善引臨海志主云海月大如鏡白色呂向注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背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清海月宜其美價傾鴻都也【士贇曰】阮嗣宗詩明月耀清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珧海月之謂乃清輝照映如月出于海也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曹植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相眄左傳懐璧其罪【士贇曰】論語誰懷其寶而迷其

雨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齊賢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四愁詩何爲懷憂心煩紆王逸曰紆屈也士贇曰洛書青日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盧淵書曰夜光報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於此足詩意蓋嘆眞儒不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反得位而哂笑焉眞儒之心其煩憂從可知矣此乃太白譏世之作也

其五十七

羽族禀萬化小大各有依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鷦鷯賦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之萬類士贇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始有極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溟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齊賢曰）說文啁嘐也竹包切楚辭鵾雞啁哳而悲鳴韓詩外傳云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士贇曰）周周鳥也事出韓子今子見引鵾雞爲注非也按韓子曰鳥有翢翢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劉向新序鴻鵠脩六翮而凌清風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齊賢曰）下明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我顧竚立以屏營（士贇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邪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爲喻言卜式

各有所依獨周周之無[illegible]者有力者銜羽而飲食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茫無所歸唯有嘆息而已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位之賢不能引援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女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遊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

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士贇曰〕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天空綵雲滅**

地遠清風來〔士贇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劉休玄詩玉宇來清風**神女知已久襄王安在哉**〔齊賢曰〕江淹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士贇曰〕神女賦京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士贇曰〕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后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曰下承睫此篇是太白南遷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爲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與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齊賢曰〕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黒毛詩哀哀父母〔士贇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田蚡孝景皇后毋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顔遠詩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陸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曰世路嶮巇太行孟門豈云嶄絶詩

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
千廣雅曰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諾相然許
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庶曰方寸亂矣士贇
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又
曰賈高能自立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謂一言
許人必信之也沈約詩寸心於此足**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齊賢曰張耳陳
餘爲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
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士贇曰漢書張耳陳餘傳　年少父事耳相與爲
刎頸交後有隙敘傳曰張陳　交遊如父子攜手遂
秦附冀俱起據國爭權還爲　虎耳又蕭育傳育與
傳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故曰
火滅星離也傳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衆鳥集榮柯**
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齊賢曰陶潛詩衆鳥欣有

記左太冲詩塊若枯枋池魚一上鐵貫曰曹顏遠詩晨風集蔵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識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為而作太白懼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夫

李太白詩卷之二



